

671.1117
085
17

三河縣新志

傅增湘
書



三河縣新志卷之十

文獻志

藝文篇上

語云博學多才之謂藝順理成章之謂文藝文一項中國數千載地方之菁華爲志乘所不可缺者也三邑人文前明最盛父子御史兄弟進士科名顯耀史不絕書迨前清乾嘉以後迄至現代屢經政變幾遭兵燹舊日著述多半無存此次編輯亦惟在三五世家故紙堆中加意搜索始得從前雜著若干與碑記采諸四方者并彙一編以供後日稽古君子得以披覽焉志藝

文
碑記

大遼國析津府薊州三河縣重修文宣王廟記

布衣王鑒撰

粵若北方開統尊居天地之中燕壤割都雄據尾風之分燕京
經界轄制六州總管內外二十四縣縣貫三河者古之名邑也
左附流渠背連黍谷作大都之襟帶爲上郡之唇腠戶版頗多
賦調益大歷經操制隨代有殊自遷徙以來逮五十載事所未
便者多矣興廢補弊完繕未周力不及者孰後繼焉洎乾統五
禩秋七月縣宰劉公管領是邑公諱瑤下車之後革故鼎新佩
服忠義砥礪廉平和而不流寬而能斷動發百爲道存利物今
爲數其政迹序列如後有漁陽定長官躬治歲春修橋路數十
處計用千功三縣輪配每至役人懼專領者妄倖凌逼故不自
執願贖庸給價日繫三鍰積久傷財害民公痛心疾首矜恤生

聚尙武告限親率丁夫無避暴露令伐木鑿石山谷橋道刻期
修畢元計千功以百代之損少益多澤民之心孰大於此往者
事繁接手者衆專使叫囂衝突鄉柵驅良民如奴婢聚私貨若
已產深爲不道今止轉帖能斷蠱毒之尾猶拔虎噬之牙合境
安靜秋毫不犯又南開通達有橋若干間至夏河路暴漲西泛
東泝怒濤斷岸多致摧壞板木散失及秋修完動有率民乃計
議誘化及出贖罰之資易石數十百丈漫覆蓋壓得以堅固後
免科配煩撓凡差發隨戶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有如權稱
貧乏小戶動不妨農凡此皆公政蹟犖犖大者公暇晏閑又常
虛懷待士領袖生徒紀綱文會因集宣聖廟見軒墀促窄展座
不正法象之服少依古制歷歲換代棟朽榱崩久致凋弊公嗟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三
嘆不足遂動脩葺之願謂曰我先師孔子生於周末有大聖之
才訓導三千徒遊聘七十國皇皇行道汲汲救世大經大本博
照今昔實百代帝王之師開仕進門緝人倫紀萬化之原由此
途出天下被教育之恩率皆仰敬苟不興起非忠於國因商諸
同道聚謀茲事移位修建度所用經費計錢三十萬艱其所出
公先輸已俸後疏有道心者及諸科前名等扣得消使之數遂
卜日命工度木購材繫時親臨及示先師聖容并三禮圖爲準
塑繪丹雘龍袞玄冕黼黻珠旒交映金碧粹容圓備垂拱嚮明
位以當宇左右侍立前列十哲簪紱精飾壁圖七十二賢正殿
前厦三間槁子門四扇東西廊廡戶牖六事門屋一座束階砌
全梁有牌牌有頌明公親筆供臺床四條祭器具備用能棟宇

瑰麗藻采彫甍前坤兌隅特建土地堂門屋一座院西廣至城
闔兩廟牆共七十堵脩建既畢凡支壞補缺壘隕覆漏赭堊之
飾盡善盡美從茲闡揚儒教輔助國風新衆目之觀瞻增一邑
之壯麗功待人興人與時會能事畢矣鑒新據舊遠追泗水之
碑因往知來又勒三河之記云爾公識通今古學際天人言出
而理幽事行而利大力於公不勞於私心於民無計於已琳瑯
國器磊落天才竊以鑒藝近寡聞詞非絕妙頃辱佐尉劉公澈
請錄縣侯治效安敢固辭直筆爲文用貽於後

乾統七年十一月八日

重修靈巖寺碑記

明萬歷進士邑人蕭九峯撰

盤龍山靈巖寺始立久不可考舊碣謂自唐宋以來七百餘歲

或古刹也寺雖隸薊州然去三河十里而近余嘗往遊焉有林
居之樂無俗鞅之擾蒼翠環繞絕壁如城東巖有水自上點點
滴下鏗然有聲歷冬夏不竭僧衆咸賴寺之得名蓋以此也舊
設長老主寺事今僧人常現適當其任現吾邑李邨東社石雲
子也幼師事真愷而以孝聞戒律之嚴經典之熟靡不出類苦
心高行傾動遠邇每歲于寺說法立會安禪來歸依者幾千人
固有道之流也因寺日廢墜現乃邀鄉善會趙文昇輩盡出已
資協以衆募掄材鳩工拓其地宏其規中修大雄殿以事佛左
右建堂以事伽藍祖師天王殿峙于前觀音菴拱于後其他山
門甬路鐘樓庫室凡法所宜有者無不具備由是岡若增而高
境若闢而新昔之傾圯者堅緻矣昔之荒穢者精潔矣殆可與

名山勝地貴戚荆建者爭雄焉事竣託儒生牛西岡徵余爲文以記余業儒者也安可談佛事蓋佛之道出于孔子之後故學孔子者必斥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名儒者雖然如使出孔子世則孔子之所以處佛者何如也將怒而斥之耶抑矜而進之耶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夫其不爲己甚則佛之斥與進誠有未易言者且佛也者出于周末而生于西域耳無聞目無見也吾意其俗必古桀而其人之情未甚鑿佛又其甚焉者見春秋之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兵戈日尋于中國而頹敗之風大作于鄭衛齊陳王化所覃及之境于是有憤世嫉邪之心思欲絕類離倫而立于獨者此佛之志也惡天下之貪則以一切事故爲虛幻惡天下之淫則并妻子而去之惡天下之醜則斷葷茹

榮以爲賢惡天下之僭則雖已有南面王之樂而不一朝居之也惡天下之爭則人有患難捐軀以救而不卹推此意也則佛所謂賢智者也其爲孔子之所進蓋未可知矣彼學佛者其善惡固與齊民相等善者存之不善者去之法之正也今天下之人其爲不善者不少輕于自恕而一切歸咎于佛雖大儒君子亦往往原心于渺忽析理于毫芒而與學佛者角勝負無乃不察之過歟余非知佛者特以佛氏之本旨易知者述而明之又聞昔宗頤禪師有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當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眞風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牀藥山以三蔑繞腹槩可見矣又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

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于色師笑曰此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苟一念清淨則烈燄成池矣苟一念警覺則船到彼岸矣災患纏身隨寓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也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也作如是觀則普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矣嗚呼學佛者苟以宗頤之心爲心則佛之徒亦斯世之所不可少論佛者倘以藥山之言爲言則佛之法亦吾儒之所不可斥敢以是爲記萬歷十六年歲次戊子秋

關聖大帝廟創建抱廈碑記

邑人崇禎丁卯舉人順治丙戌進士朱國俊敬撰

大帝威靈赫奕其祠宇之盛他方不論盡洵之四境窮鄉僻壤不可枚舉而在縣城東街者尤爲香火薈萃之區廟之創立不知始於何時曩常葺而新之但殿雖壯麗而聳然孤峙前無柵障每暴風凌雨直注射於簷棟之間過者愾息以爲盛事之闕後將有待歲己卯山右善信趙君謝君等約鄉人同志者創建抱廈三楹庀材旣良鳩工孔速起於庚辰年之五月迄於辛巳年之四月工力甚鉅悉捐己資落成之日丹堊耀日余遊其中徘徊瞻顧見其崇宏深邃不惟風雨無患且廟貌若增凡自茲而崇報祈賽造福於洵陽者不小余於是益嘆諸君風誼之高有非丘里之見所得而企者或謂大帝系出于蒲蒲故晉地也山右諸君以梓里之後生聞風興起其崇奉宜倍於佗人余謂

不然大帝生炎漢之末扶孱主抗強敵植綱立紀亘古爲烈繇
漢以來幾於家尸祝而人社稷矣迺大帝威靈赫奕纖善必綏
隱慝是殛即吾洵一斗大城居人可數然而賢愚不肖心之不
同有如其面試問至不肖之人當暗室屋漏中人莫我瞰時有
不若大帝之靈臨之在上者否何獨於晉人而云爾也然今人
多規圓便習趨一時之利而山右諸君夙負樸誠認真推分不
隨俗上下至義所當爲竭蹶以圖頂踵不恤以近事言之○○
闌入凡三乘城而諸君首事艱險不避勞瘁不辭倡義急公居
人恃以無恐則所云聞風興起者意或在此不在彼也吾洵以
凋敝之區殫心固圉大帝鑒而呵護獲有今日至一崇報祈賽
之所又藉諸君告成事焉則聚族而謀所以答神貺者亦惟是

爲子孝爲臣忠名義所在勿懷市心社稷之靈實式憑之斯亦
吾洵人所當聞風而興起者乎

昔崇禎十四年辛巳孟秋吉日庠生李棟陞春丹

重修伏魔大帝關聖廟記

邑人祭酉舉人胡繼芳撰文

古來望著當時聲施後世生爲名佐沒爲名神者莫如忠義然
以忠義彰聞者如常山舌睢陽齒鵬舉頸子卿節雖流馨於編
簡尙寂寞於口碑獨至聖帝則自髫齡以迄鮐背自英君誼辟
以及學士大夫下至走卒婦媼靡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何以
馴致天下萬世心悅誠服如是其一致哉傳曰神聰明正直而
一者也帝得一以靈人亦得一以承安得不四方俎豆而千載

欽崇也乎洵陽畿左衝區其城之東街帝有廟翼如有像凜如
不知始自何時考之碑記一修於天啓再修於崇禎莫非邑之
紳士與山右善信諸君具眞願力作大功德其檟題壯麗金碧
輝煌蓋蔚然巨觀云無何康熙己未年被地震大災洵邑獨當
重厄金城鐵壁一時傾頽而帝之殿廡廊屋亦就淪圯綉幡寶
座之間烏啼鼠立矣邇來雨濡日曝香火烟消甚非所以崇廟
貌而妥神靈也於時山右諸善士喟然興曰帝吾晉蒲人也帝
實生我而不克使帝之不患風雨也何以對神明爰聚族而謀
各捐已資冀以金模再煥靈構重開而且使掀髯吐氣躍馬橫
刀之偉槩再見洵陽由是選木必圍採石必丈車馬轉運斧斤
繩削鳩工集事黽勉無違材良壁堅嚴嚴翼翼經始於癸亥之

三河縣志 卷之十二
三月神宮馬殿依次成就銳於始無惰於終弗言瘁亦弗言功
寒烟衰草之中不轉瞬而丹青照聖煥然復新若非神功冥佑
時節因緣豈易得此乎行見帝以聰明正直之德福護生靈佑
安邦國維景運於常新奠弘基於不拔則英君誼辟以及學士
大夫走卒婦媼安能不尸祝而社稷之哉諸善士嘉德懿行誠
足不朽卜子功臣篤行君子也敬因其請而爲之記

皆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孟冬吉旦貢生胡師寅書丹

重修伏魔大帝廟碑記 三河縣知縣黃 裳監撰

後孔子而聖者

關夫子也夫子以春秋大義會盟討伐律諸躬行故自皇叔君
臣之分定而節不奪於權奸異姓昆弟之誼正而身即契以生

死後之稽夫子者每於麥城一敗靈顯玉泉輒不禁流連太息
落淚呼天爲彼時一大憾孰知當日者閬中之內變方作白帝
城之遺命難回一時氣數天若歸其權於夫子完盟義於生前
古今事何若是奇絕也至數十載之代魏討吳開疆擴宇卒使
如燬之漢室締造更新較之若晉若唐若宋元明之崛起在位
統一全國者得相媲美焉夫子之功直與山嶽並峙日月爭光
也有不膾炙人口而不置哉且迄今漢室寢矣而西川幾點雨
露猶然滋百世不謝之桃花夫子邈矣而秉燭一夕燈光尙能
照千載時虧之夜月是孔子爲自生民以來未有之聖人而夫
子即爲孔子以後未有之聖人也故以夫子之正氣塞天地大
義冠古今赫聲濯靈隨感輒應今我皇上昭其聖神祀隆三代

三河縣志 卷之十一
已見河清海晏延帝祚於無疆三邑商民虔陳俎豆廟貌重新
自見歲稔時和登壽域於弗替是何也以夫子之靈固如是也
然而猶有說我夫子正神也爾士民之入廟拜夫子者畏夫子
敬夫子即當學夫子不然居名教而慚巾幗懷鬼蜮而媿鬚眉
縱極享祀豐潔拈香磕頭夫子必且拒而吐之矣爾士民知之
否是爲記

雍正九年菊月吉日立

重修關帝廟馬殿記

余承乏洵陽三載歲在戊寅五月十三日城內東街

關帝廟因邑胥致祀不謹遭祝融災馬殿垣墉旃竿月臺蕩然
灰燼嗚呼成毀有數固若是乎是廟也爲一邑保障朔望春秋